

壹、前言

在臺灣的大專院校面臨全球化與國際化的時代，為了增加競爭力，許多學校都鼓勵教師能夠開設全英文課程。一方面，全英文課程可提升本國學生適應全英文教學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能增加校園內愈來愈多的國際交換學生的課程選擇。輔仁大學正是基於促進國際化的教育理想，要求各科系開設全英文的課程，筆者正是在此情況下，接受了哲學系的邀請，於臺灣學制的104學年度（2015年9月至2016年6月）開設了全英文的「教育哲學」課程。

貳、全英文教學之困難

輔仁大學近年來不斷開設教師進修英語課程，就是期望能夠培育以全英文上課的教師師資。具有全英文上課能力之教師，可獲得學校補助前往國外接受更進一步的培訓。筆者雖因諸多原因而無法參加國外培訓，但也由此看出輔仁大學致力於培養全英文授課師資的努力與決心。

然而，在筆者看來，缺乏師資確實是開設全英文課程最常見的困境（沒有全程流利的英文授課能力，就算教師滿腹學問，也無法開設全英文課程），同時，還存在著另一個困難，即學生對於全英文課程的恐懼感。報章上不時有關於英文授課潛在的一些困難與問題，如一位學生明確地表示：

……曾上過政治學的英語授課課程，理論連中文都不一定讀得懂，更何況是英語，而且老師時常發音不標準、表達能力不好，連聽課都需要用猜的，根本無法好好體會，學習成果事倍功半。（余祥，2016）

104學年度的全英文教育哲學課程，首先要能滿足每一班級人數達到15人的門檻，學校才准許開課，筆者的班級人數正是剛好15人。輔仁大學哲學系是一所很重要的系所，每一年級有三個班，每一班有50人以上。換句話說，全系應有600人的本科學生，勇於報名的僅有15人，且其中三分之一還是來自於外系。簡言之，600位以上的哲學系學生僅約有10人選了全英文課

程（這門全英文課是哲學系首開的課程，輔仁大學哲學系過去未曾有過全英文課程）。

據此觀之，全英文師資的培訓固然重要，但學生邁向國際化、勇於嘗試全英文課程的信心，更是全英文課程能否順利進行的關鍵。因此，筆者在設計這門課程時，期許在公平、公正，又能讓學生獲得學習的前提下，努力讓學生在修習此課程之後，能夠克服對全英文授課的恐懼感，進而接受更多國際化課程的學習。

參、教育哲學之教材內容

開設「教育哲學」一門課，一方面是配合哲學系中應用哲學的需求。「教育哲學」正如「政治哲學」、「藝術哲學」、「哲學諮商」、「兒童哲學」等，皆屬於應用哲學的領域，也常涉及到哲學的跨領域專業。哲學理論與實際的應用、實踐結合，一直是哲學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與純粹理論性的哲學（如形上學、知識論等）是同樣重要且不可忽視的。

「教育哲學」這門課並不是「教育哲學概論」，所以筆者並沒有選擇以「概論」的方式來介紹所有曾經出現過的重要教育哲學理論或支派，而是選擇了一位二十世紀中期活躍於美國的法國哲學家Jacques Maritain（1882-1973）的教育哲學體系作為教材的內容，以進行比較深入的介紹。Maritain所提倡的博雅教育理念，一方面是筆者自身的研究範圍，另一方面其中蘊含了許多哲學的基本觀念和思辨，是頗為適合開設在哲學系中的一門課，值得介紹給學生。因此，筆者以Maritain（1966）所著的《教育的十字路口》（*Education at the Crossroads*）作為本課程的全英文教材。「概論」方式的教學或許可以給予學生更多關於教育哲學的資訊，但教學內容的深度因此被稀釋也是不可避免的結果。是以，筆者選擇以單一教育哲學體系為內容，受教者若能切實地掌握一位教育哲學家對教育思考的深刻性及其所提倡的教育精神，這將會成為他們日後認識其他偉大教育哲學家的基礎和起點。

《教育的十字路口》頁數並不多，僅100多頁，相對來說是一本頁數較少的英文書籍。誠如前述，學生在參與課程時已帶有恐懼感，是以，在教材上的選擇，不宜太過龐大厚重，以免導致學生一開始即產生抗拒或挫敗的感